



武夷有个客家村

□魏维

武夷山与客家,这两个词,无论是武夷山人还是客家人,都鲜有将其相联系的。然而,就在这碧水丹山之间,从汀州府向北回迁的一批人中,有一小支落脚在武夷山下,进入星村镇下辖的红星村,世代以种茶为业。他们的故事,为“以他乡作故乡”的客家叙事增添了一味山水茶香。

2025年夏天,我第一次以文化特派员的身份走进红星村,未曾想到会与客家和客家文化结下如此深的缘分。刚入村,两位书记便向我介绍了塘角、竹坑两个客家自然村——原来红星村竟有一半村民是客家人。

他们带我来到塘角村的龙兴寺,参观“客家联谊会”。为我们讲解的是村民官明金。他身材中等,皮肤黝黑,头发花白,长年的劳作让肩头微微拱起,却掩不住一股劳动者的精气神。他细数客家人的风俗,介绍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固定的山歌对唱、舞龙灯、花鼓戏、锣鼓表演等活动。可那些张贴的文字与图片,总像普通展馆的陈列,若非有心钻研,很难真正打动人心。

我们去了他家的茶厂。一坐下,官叔便滔滔不绝地讲起“石门楼”“天子地”的传说。可一整天下来,我总觉得这些讲述带着某种陌生化、景观化的意味。这个村子有太多东西需要梳理,而热情的官叔,除了是“介绍者”,究竟还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直到次年正月十四才真正找到。那天,在村两委组织下,舞龙活动在村部举行。原来,官明金是村里最权威的舞龙师傅——他舞的不是普通的龙,而是客家特有的“竹编散龙”。

一场竹编散龙的准备工作极为繁复。所有材料都取自山中翠竹:龙珠1个、龙头1个、龙身九节(也可七节或十一节),均以极细软的竹篾编织而成。龙珠用红布包裹,三角处贴蓝、绿彩纸;龙头糊纸,鼓起前后两大一小三个“龙包”,大包上书“王”字,两侧有耳与尖角;龙身每节用纱布或纸包裹,外贴蓝、黄、粉、绿、红的爱心形剪纸,圆柱一侧留半圆开口,用以放置草纸搓成的油捻、蜡烛或小灯泡。

表演时,一条散龙需11人共舞,另配两名举排灯者、两名提灯笼者。排灯开道,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业兴旺”“五世其昌”;提灯笼者走在龙前,负责分发请帖、收取红包。这些细节,都是后来我对官师傅进行了长达两小时访谈后才梳理清楚的。

正月十四那晚,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项民俗的生命力。傍晚七点,村民们撑着伞,或在雨中簇拥,在村部空地上围成圆圈,为散龙让出空间。

龙来了。锣鼓队里有大人,也有孩子;舞龙队伍也一样。有人夸赞:“舞龙尾那小伙子不错!”果然,一个二十出头的瘦高青年,左手背在身后,右手举着龙尾顺时针舞动,脚步随节奏轻快跳跃。我录下这段视频,随手发到抖音,竟引来六万多人关注——人们都在好奇这股来自乡村的蓬勃活力。

半小时后,竹坑的舞龙队将散龙交给了塘角队。领衔的正是官明金。塘角队由中年男性组成,力道更足,姿态更稳。他们在访客中心广场上摆开阵势,表演了“龙转花”“卖珠”“打跳珠”“龙孵蛋”“方桌戏珠”等绝活。其中最惊险的是“方桌戏珠”:舞龙珠或龙头者需仰躺于方桌上,仅凭背部力量顺时针旋转,带动龙珠与龙头配合舞动。一套动作下来,官师傅大汗淋漓,但听着村民的叫好声,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得意。

活动持续到晚上八点,气氛愈加热烈。同是客家人的华书记说,要把散龙送至塘角的龙兴寺,在那里完成“化龙”仪式,预计九点结束。因要带孩子回城,我只好提前离开。路上,同行多年的吴先生感叹:“来武夷山这么久,第一次在这里感受到了年味。”我望着窗外黢黑的天与零星小雨,觉出了这句话的分量。

一种文化,就是一种向心力与凝聚力。在一切求快、求简的时代,这些看似“麻烦”的仪式,反而激起了人们心底最深的情感。也正因如此,中原先民才能翻越千山万水,在南方重峦叠嶂间安家落户,开辟新天地。

此后,我萌生了系统梳理武夷山客家文化的念头,并开始着手整理竹编散龙的非遗申报材料。从市文化馆馆长杨义东和非遗专员张翠处得知:申遗关键在史料实证。民间传说此技艺自清康熙年间流传,但口说无凭,必须有据可依。

于是我再次走访官家,这次目标明确:查族谱。同行的有红星村退休教师华金明、地方文史专家张珍秀和范传忠。官师傅搬出暗红色封面的《天水堂上官氏·长汀官坊族谱》,上写“克义编著”。上官氏以楚怀王少子兰公为始祖,因裔居天水郡,故称“天水堂”。但我们要查的是:上官氏何时迁人武夷山?官师傅对族谱也不甚熟,只说要找“正良”一辈。几番翻阅,虽找到“正良”,却无具体迁居年月。专家建议查墓碑,

但山路遥远,连日阴雨,一时难以成行。

正当一筹莫展,官明德老人来了。他是官家大哥,塘角村小组组长,在村里颇有威望。他很快纠正了我们:要找的是“正粮”,族谱误写为“正良”,可通过其妻罗氏佐证。果然,我们找到记载:“正粮,清嘉庆十六年(1811)生,于咸丰元年(1851)从长汀官坊乔迁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黄溪口村塘角种茶开基。”

这一记载,不仅确证上官氏定居武夷山已逾170年,符合非遗申报年限要求,也为客家人“以茶为业、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提供了实证。

历史脉络清晰后,大家心情放松了一些。聊到竹编散龙,我忍不住担忧:从正月初一“编龙”“起龙”,到十五“化龙”,半月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当老一辈逐渐老去,被现代文明同质化的年轻人,还能守住这份传统吗?

华金明老师用客家祖训娓娓道来:“人往四方 励志名扬 崇宗敬祖 恋土爱乡/孝悌忠恕 笃守伦常 尊师尚学 修身勤上/宣习正业 奋发农桑 端行正品 和睦礼让/戒赌戒淫 惩恶扬善 法礼不违 伦理不乱……”祖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凝聚力。只要祖训在,文化就在,由文化生发的习俗,自然会长存。

随着调研深入,我发现武夷山与客家本就有天然联系。台湾学者汤锦台在《千年客家》中指出:客家并非中原汉人的简单复刻,而是中原移民与闽越、畲瑶族群在武夷这片地域千年融合的结果。群山环抱的武夷山脉,隔绝了兵祸匪患,成为中原先民的“桃花源”;丰富的茶叶资源,更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开枝散叶,将客家文化传播向海内外。

再看客家新童谣《忘不了》:
北方人 往南跑 避战祸 找生活
过武夷 住山坳 开山林 筑土堡
石壁村 葛藤凹 鸡牛羊 满山跑
跑得快 过山隘 出远洋 找财发
财路广 想父老 回祖地 把墓扫……

这首童谣既点明了武夷山在客家人南迁史上的枢纽地位,也凸显了他们“不忘历史、不忘祖训”的精神基因——唯有铭记来路,才能在动荡中寻得生机。

当然,我对红星客家村的认识仍很浅薄。清康熙年间迁入的说法尚未证实;竹坑的吴家、黄溪口的华家、楼下窠的罗家……这些家族的故事,以及具体个体的生命轨迹,还有待挖掘。或许,沿着族谱这条线索,我可以一家家走访,慢慢打开这个藏在山水茶香里的武夷客家村。



特 写



武 夷 诗 会

如此宁谧的夜晚(外二首)

□叶江南

夜色暗涌,静寂无边
村庄轮回成一首沧桑雅乐
晚饭:稀饭,馒头
还有父亲炒的三盘素菜

犬吠接近旷野,季节留有爱情
这是初夏的乡村之夜

母亲提回一桶清澈的井水

也就是一盏心灯点亮
一段村庄的婚姻。也就是
一颗星辰不忍隐去
滑过唇边的孤独。宛如蜜糖

蝉鸣

快乐的抒情歌手
不知疲倦地欢欣歌唱
知了—— 知了——

我喜欢支起耳朵
聆听夏日独特的旋律
知了—— 知了——

夏日,在这些单一的音符中
变得热烈而浑圆
躲在梧桐树后
栖在杨树枝上,蝉鸣
随着日光的游移
节奏明快,韵味悠长

一只蝉,不停地把绿色的童年
用摇滚的节奏
运到我面前
让我心怀感激
让我在往事中
阅读盛夏的诗篇

夏日读书

夏日读书,读出
幽静的花园,心灵的澄澈
读出如雪的心境
还有通透豁然的感觉

手捧经卷,或诗,或文
还有老朋友的倾心交谈

一抹日光,在夏日
书房里只有电扇发出的声响
西瓜泛着清凉,滋润的甜
书籍飘着幽幽的墨香

只觉得,一颗心
早已飞向天外,拥有
逍遥的时光,拥有梦的绚烂
夏日读书,读出了
我回归自然的凡心情韵
读出了向往田园的多情箫声



短 章

轮椅上的人间速写

□李光泽

有人说,坐上轮椅,世界就变小了。我倒觉得,天地依旧辽阔,只是我的视角沉了下来,看得更通透、更真切。

站立行走的人,容易被世俗身份、人情脸面裹挟,被旁人眼光牵绊。而我安坐方寸轮椅之上,不必仰人鼻息,无须刻意迁就,更不必踮脚去追逐遥不可及的浮华。只静静看人来人往,观世间悲欢,于烟火寻常里,细品人情冷暖。

一天傍晚,我滑着轮椅在外溜达,偶遇一对街边拌嘴的夫妻。争执声不大,却透着几分赌气的执拗。走着走着,男人下意识放慢脚步,默默等候;女人嘴上依旧倔强,手却悄悄挽住了他的臂弯。行色匆匆的路人未必顾及这般细微瞬间,唯有身居低处的我,将这一幕收进眼底。归家伏案,心底生出几分感悟:世间许多深情,从来都藏在低头等候、放缓脚步、默默迁就的细节里。

我坐得低,看得见旁人忽略的温柔:一次主动伸出的援手,一句随口而出的关心,一个刻意放慢的脚步,一份不动声色的体谅。安于低处,守着本心,反倒收获了无数站立时难以体察的人间温情。身高从不

是距离,懂得理解、心怀善意,便是最妥帖的彼此平视。

坐着轮椅写人间

身体虽囿于方寸之间,灵魂却可借笔墨为翼,奔赴山河万里。这些年,轮椅载着我坐高铁、上飞机、乘游轮。随着交通路网日渐通达,我的目光越过平川旷野,穿过城镇村落,让文字触碰锦绣河山的壮阔,也留住市井人间的鲜活滚烫。

轮椅教会我慢下来,慢到能听清风穿巷的私语,能感知阳光抚过脸颊的温柔,能捕捉人心深处最细微的涟漪。

写累了,便滑着轮椅在阳台静坐,捧一杯热茶,任由思绪漫向远方。我在文字里登临雪山,感受山巅凛冽长风;在文字里枕卧江海,静听浪涛拍岸回响;在文字里漫步古镇,浸染一城烟火。那些在旅途中遇见的各色人事,浮沉故事,悉数收藏心间,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轮椅是我安身栖心的港湾,也是我观照人间、落笔成文的起点。往后岁月,我愿以轮代步,以笔寄情,慢慢丈量人间冷暖,静静书写岁月温柔。



诗 萃

立秋(外一首)

□徐炳书

梧叶落在双肩,半青半黄
传来秋的问候,而风慢慢
扶起光阴。蝉声,渐渐褪了
几分燥热,我在梧桐树下
顺着叶脉梳理情绪,收拢
初秋中,禾穗升起的丰盈

梧桐递下第一片请柬
辞别枝头。带着残绿的词语
掠过眼角,铺在桌面,成为章节
秋意变得清朗,漫过小路和街巷
日子拂去浮躁,走向安详

风的陈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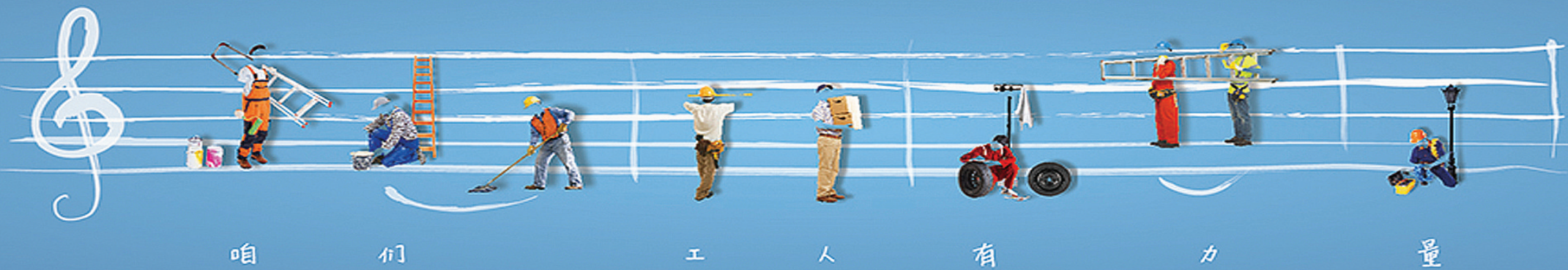
不问来路,不问归期
带上行李,一人独往
峡谷劈出一个豁口
穿过森林
唤醒风洞,浪尖上起舞
攀援陡峭
脚踏崎岖,一刻不停

草原上勾画天马行空
不拘泥于辽阔
从森林的间隙,射出光芒
接住眼前细碎时光
跳出喧嚣
于无声处,放浪形骸



天池遗风(国画) 吴如桂 作

用团结协作
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



咱

们

工

人

有

力

量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